## 又是扁豆肉饭时

杨红兵 文

又是一季深秋时。不自觉中,寒意渐渐加深了, 枝头的树叶略略透出些许岁月的沧桑,但一旁支架 上的扁豆,却开始探头探脑了,将丰收的气象诱惑于 我的面前。

红棕色的扁豆,如弯弯的月牙,已经因为初经风霜而略显深红,呈现出一种历尽岁月洗礼的成长本色,也似乎在不停地呼喊着我脑海深处的那份记忆,那饥饿年代最为渴望与向往的扁豆肉饭。

于是,我找来一张板凳垫脚,轻轻地攀上那支架,"左右采之",将一篮子钝红的岁月携带归家,然后,又马不停蹄地上街砍了一斤多"五花肉"。

我安安静静地择豆、切肉、碎姜,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记忆进行,往昔在悄悄复苏;或者说,我记忆中的一种"经典"缓步而出,如秋日暖阳,身心如沐春风。

打开燃气灶,待到火候到时,我轻轻倒人一些菜籽油,瞬间,锅爆油香,肉丁与扁豆共舞;锅铲交响,豆香与肉味齐飞,一片氤氲弥漫,一片香味升腾。无形中,已经如开胃菜一般,诱惑我无限的食欲。

我正自得其乐地忙碌着,老妈说"不要将肉炒焦了",我方从沉醉中觅得归路,将火调小了些。

再细看,锅中已呈现深色,扁豆、肉丁相处和谐, 浑然一体。那酱红的是扁豆,微黄的是生姜,深色的是肉丁,点点姜末点缀其间,色彩相宜,繁简得当,一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如同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只是,经我手而来,则似乎更多一些原生态的体现罢了。在撒人盐后,我又迅速翻动几下,以便咸味均匀些。我将一舀子水沿着锅子四壁倒进去,将米和水又翻动搅匀了些后,然后盖上了釜冠(家乡俗语,意即锅盖)。老妈又及时提醒,先大火煮沸,再文火一会,味道会更好。我懒于煮饭已经好久,对此教诲稍有陌生,赶忙按照"法"定程序而行。不管何时、何地,老妈之训导是不敢忘也不能忘的。

不到20分钟,釜冠周侧,热气蒸腾,芳香四溢。

还是当年的那份"排列组合",还是当年的那份 芳香,可是,稍有不同的是色香俱佳而味稍有参差

也许,我寻求的并不完全是扁豆肉饭,也许我更多寻求的是一份记忆!

也许,这顿饭带给我的并不完全是温饱问题的解决,也许还有灵魂更深处的一点刺痛与感悟。

乡村的味道,是那么的令人留恋;季鹰的莼鲈, 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城市,是一个让人忘记季节的地方,同样也是一个让季节错乱的地方。

因此,或许是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自己,已是深秋了。

纵使岁月无痕,但季节的轮回,是不能将之模糊或者忘却的。



戏曲人物

插画 戎锋

情趣·健康桥

## 麻糕的情味

| 吴翼民 文 |

平生喜欢吃油酥饼,举凡附近城市的油酥饼都品尝过了,如上海的葱油饼、苏州的蟹壳黄、无锡的热炉饼、常州的大麻糕、南京的鸭油饼及黄桥的烧饼等。各地的油酥饼各具风味,难分伯仲,但要论情味,兴许黄桥烧饼和常州麻糕要胜上一筹。这比较不在味道,而在情分。许多美食如果蕴有了情分,更耐咀嚼更多品味。

原先我对黄桥烧饼和常州 麻糕是不甚了了的,自从有了儿 女亲家——亲家公和亲家母,便 与这两款美食结上了难解难分 之缘呢。

亲家公是泰兴苗桥人,每次 回老家省亲,总会携来几盒黄桥 烧饼。这黄桥烧饼名气可响 啦。我去过黄桥,一个颇为繁华 的小镇,几乎到了"全民皆饼"的 田地,走在街上,总是被烧饼的香 风裹挟着,随便停下去任何一家 店铺买上一二烧饼现吃,可谓大 快朵颐。走在路上的行人,也无 不拎着盒装的烧饼,喜笑颜开着, 因为这里的烧饼带去送人是多 么的讨俏,价廉物美而大受欢迎 哩。更招人注目的是小镇居然 开张着好几家制作烧饼的培训 中心,便油然想起了"授人以鱼不 若授人以渔"的古训,黄桥人可谓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相比黄桥烧饼,我对常州麻糕更多怀想。

且说亲家母是常州人,也如 亲家公一样,凡有机会到得常州 或者有常州亲戚来访,那么大麻 糕总是有得享受的,因为常州人

最拿得出手的土特产就是这款 大麻糕。那麻糕是油酥饼中的 大块头,个儿大目喷香鲜味可口, 一块麻糕当早点或夜宵绰绰有 余。我曾经去常州当过全省戏 曲盛会的评委,宾馆服务员每天 早上送来房间的早餐或晚间的 夜宵就是一块大麻糕、一杯热牛 奶,还有一拼盘水果,畅好受用 也。那时我就觉得常州人有些 各别,明明是油酥饼,何以标上麻 糕的名儿呢? 因为人们通常把 糯米制作的点心才叫作"糕",把 面粉制作的点心才叫作"饼","大 麻糕"实在有点另类哪。后细一 想,觉得这才是常州人的不同凡 响之处哩,如同无锡人把明明是 糯米粉包裹肉馅的油汆团子叫 作"玉兰饼"一样的别出心裁。

常常享受着亲家公亲家母 馈赠的不同的油酥饼,偶一日, 关于常州大麻糕的故事牵动了 我的情怀,让我深深感动不已

去年春天,女儿女婿开车带着我们老两口去常州小游,仅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到了素有"中吴名都"的常州城。我们先观光了市容,浏览了天宁塔名胜,接着就集中时间和精力浏览城中老街青果巷。这是条与无锡清名桥历史街区、苏州平江路山塘街历史街区齐名的风情老街,有许多名人故居和园林建筑,是大可徜徉观瞻之地。我们在街区门楼照相留念后,女儿顺便把照片晒在了"合家欢"的微信群。照片刚发出,群里便有了回应——亲家母立即照会我们顺

道去她小弟光明家坐坐、喝口茶、 歇歇脚,道是她小弟——也就是 我女婿的小舅光明家,就在青果 巷附近。

这本是顺道的事儿,我女儿 不主张去小舅家,一是刚到青果 巷,还没细赏呢;二呢,事先没有 安排照会,贸然闯去小舅家未免 唐突,显得不太礼貌。可不及我 们回复,亲家母执意要我们去光 明家歇歇脚、认个门,余下还有 一句话,她会让光明无论如何买 几盒大麻糕送我们,说光明是老 常州,知道哪家店家的麻糕特别 好吃。亲家母这么一说,我们更 觉得不宜去打扰人家了。女儿 并知晓光明小舅的家境不怎么 宽裕,贸然让他破费太不好意思 啦。可亲家母执意让我们去她 小弟家小作盘桓,至少得由光 明去买上麻糕相馈赠。见亲家 母的执意激请馈赠麻糕,我们更 觉不好意思,连细细赏玩风景的 心情也没有了。女儿一个唿哨, 我们就赶紧移步离开了青果 巷。亲家母是不肯罢休的,继续 关照我们留步,还告诉我们说, 她已经知会小弟光明,光明出门 寻找我们来了。这当儿,女儿也 不再多言,牵着我们赶紧登上汽 车,匆匆离开了青果巷,一面急 忙电话通知亲家母,关照她让光 明别再找我们更不要去买什么 麻糕啦。

汽车飞速驰离层层叠叠的 街巷,我们在沿途一家店家买了 几盒大麻糕,算是应了景,而后便 打道回府。我猜测,这回买的常 州大麻糕必定是最好吃的……

语丝·五里湖

## 梅花梦

| 赵琴芬 文 |

那天,晨起开窗,见梅桩枝 头绿叶之间有一抹嫣红,还以为 是沾上了风中飘来的红纸屑。 可定睛细看,是朵花,一朵红梅 花!她俏生生地绽放叶丛里,笑 对朝阳。

奇了怪了,今天才农历九月 廿五,报春的梅花怎么会开在金 秋?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呀!

我生性爱梅,为赏梅,年年初春,或去无锡梅园,或去南京梅花山,在万树梅花下流连。宜兴张渚的红梅园开放后,我也去过多次。即使过了花期,翻看梅花丛中的留影,似乎也能品到那缕缕梅香……

近几年,老了,腿脚不灵便了,外出赏梅已力不从心。每当梅花盛开的季节,只能从朋友发来的视频中欣赏梅花的芳姿了。可视频毕竟是视频,镜中花,看得见,摸不着呀!去年年底,我觅得一个梅桩,栽进盆里,放在阳台上。春节前,那呈扇形散开的枝桠上,朵朵红梅绽开了笑颜。开年没几天的夜里风雪,让我好生担心那些阳台上的花草。清晨去阳台,嗨,但见盆中红梅带雪,显得分外精神!

今年苦夏,热得酷,热得久, 在炎炎烈日熏烤下,阳台上的一 些盆栽萎了。待我把它们挪到 廊下,为时已晚。眼见那盆梅桩 渐渐叶片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 枝条了……心疼!后悔!愧 疚! 设法弥补吧。我"死马当作 活马医",用淘米水为她浇灌,还 隔三差五地加入少许牛奶,祈愿 能把她滋养得枯枝返青……日 复一日,梅梢上终于冒出了星星 点点的绿! 个把月后,绿芽儿变 成了绿叶,尽管稀稀落落的,成不 了气候,但展示了生机,给了我 希望:总有一天,这梅桩依然会 枝繁叶茂的。至于开花,只怕得 等上几年吧?没承想,她,竟然在 秋天就开出了一朵花!

我又惊又喜,竟然赏到了一 朵九月梅!我伫立在窗前,痴痴 地看着她,她也依依地看着我。 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朵九月梅到 底是怎么回事?我拍下照片,发到 诗社群里,诗友们都说这是祥瑞。

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一位身披红色斗篷的姑娘翩翩来到我床前。我惊讶地打量着她:"你"她笑答:"被你救活的梅花魂。"我双手扶起她:"你不是报春花吗?怎么秋天就来啦?"

她眼圈一红,说:"来感念你用淘米水和牛奶滋养了我,让我起死回生。"我不无担忧地说:"花开四时各有序。你乱了时序,不怕犯天条?"她坦然道:"你给我真情挚爱,我报你美丽芬芳。哪怕受罚,也值。"我握住她的纤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良久,她黯然道:"我不能久留,得回去领罚了……"我急得连连摇头,大喊:"不要,不要!"可我没能拉得住。她,翩然而来,飘然而去,不见了。

我从梦中惊醒,急忙起身, 到窗前一看,还好,那朵梅花还在!我把花盆捧回房里,放在案 头。灯光下,但见层层殷红的花瓣,簇拥着嫩黄的花蕊。花上有 莹光闪烁。是露?是泪!一滴梅花泪!

回忆梦境,我心潮难平:人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依我看来,草木通灵,草木有情。用些许淘米水和牛奶浇灌出来的梅花尚且知道感恩,人世间众多用乳汁和白米饭哺育长大的儿女们呢?《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有句歌词:"痴心父母古来多",下半句说来令人心寒,反正我不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就留给天下儿女们扪心自问吧。